

图说国学

跟着钱穆学历史

王艳明◎编著 何宇海◎绘

图说国学

图说国学

钱穆教你学会如何学史、如何读史、如何论史

SH 中国言实出版社

跟着钱穆学历史

王艳明◎编著 何宇海◎绘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跟着钱穆学历史 / 王艳明编著 ; 何宇海绘.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71-2936-3

I. ①跟… II. ①王… ②何… III. ①钱穆 ( 1895-1990 ) — 史学思想 — 通俗读物 IV. ①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227841号

责任编辑: 葛瑞娟

责任校对: 代青霞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朝圣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49.80元 ISBN 978-7-5171-2936-3

## 前言

历史又火了。万历年间的旧事有了新说法，曾经老朽的四书五经上开出了新花样，“国学”成了一个时髦词汇。只可惜，在这样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中，少了钱穆先生对历史所怀有的那一片温情和敬意，多了西方人看历史时的“客观”和“冷静”。

但西方的历史怎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提并论。

西方人的历史里，古希腊亡了古罗马兴起，罗马帝国亡了北方民族兴起，种族在更换，地域在变化，古代的罗马人不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今天的欧洲人也很难说继承了罗马人的血脉。直到近代的民族国家兴起，他们才开始回望本国抑或欧洲的历史，但终如秦越之人相视，饥饱肥瘠不相关。西方人对父母长辈可以直呼其名，对历史，自然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本能。历史之于他们，与生物、化学等一样，甚至还没有它们耀眼。





但中国人读中国史，却一直附随着一番对于自己民族生命的甚深情感。历史积累越深，民族情感越厚。三千年前周公作《周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作《春秋》，为此下的中国人共同推崇，《周书》与《春秋》，成为中国史书的经典之作。一部《春秋》之后，多少人用一生去解读孔子的用心。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积厚流光。中国人尊重历史，胜过企悬将来。有过去，才有将来，如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前人种树，后人乘荫。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遭遇了“滑铁卢”。

胡适赞叹着西方的强盛，批评中国传统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应该“全盘西化”；鲁迅亮出匕首和投枪，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呐喊，他告诫青年要“多读外国书，少读书甚至不读中国书”。此后，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文言文要从地球上消失，我们要赶超英美……人人唯恐避旧思想、旧文化之不及。

但钱穆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的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

“我们的箭头刀锋尽向着自己，对自己总是敌意多、善意

少，攻击胜过了引发。”

“我们今天说中国古代，都只是一个封建社会，一套专制政治，全要不得，一口气骂倒了，没有了。但不是没有了中国古代，却是没有了我们各自的聪明和知识。”

历史如同水流。沟澍之水，易满也易涸；但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如果没有上流的浩大，何来下游的深广？中国以农立国，深识水性。远古有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秦代有李冰造都江堰，迄今两千年规模不变。人性犹如水性，治人犹如治水，善防善导，才能融会团结成一个大民族。

梁启超也曾不遗余力地介绍大量西方学说。但是游历欧洲之后，他才发现一切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对待历史，曾经有人心灰意冷、有人决绝放手、有人始乱终弃，而钱穆，他带着诚恳的心读历史，并在历史中找到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傲骨。

现在是一个需要中国爆发的时代，但是在爆发之前，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钱穆说史，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王艳明

2018年8月18日



前言 / 001

## 第一章 / 钱穆和历史

大陆、香港、台湾的文化苦旅 / 001

一生为招故国魂 / 004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 007

孤独的大师 / 010

## 第二章 / 发现历史的价值

“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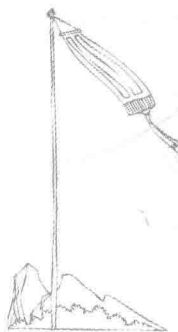
没有传统的民族犹如散沙 / 017

不读历史，莫谈爱国 / 020

我们不讲“主权”，但讲“责任” / 023

“学术”不在国外，在人心 / 025

耶稣教也没能挽救罗马 / 028



亡文化便要亡天下 / 031

古人绝非腐朽之辈 / 034

家国需要自己的仪式 / 037

先名正，后言顺 / 040

### 第三章 / 远近高低看历史

通史，打通历史的主脉 / 044

制度，用章法来掩护人心 / 047

社会，传统生长的土壤 / 050

文化，没有任何人被遗忘 / 054

经济需要是有限的 / 056

政治，不过是学术的傀儡 / 060

盛衰得失辨英雄 / 063

地理与文化的相互成全 / 066



## 第四章 / 带着思想读历史

学术如榕树，落地生根 / 069

有灵魂的材料才是历史 / 073

无门户之见，但慕大师遗风 / 076

做足“说文解字”的功夫 / 079

尽信《书》不如无《书》 / 082

莫为批评而批评 / 084

带着疑问来读书 / 087

《史记》的立例与破例 / 089

司马迁与班固：—“龙”—“猪” / 092

刘勰与刘知几，谁才算史家 / 095

欧阳修《新五代史》，正史中的异数 / 097

摘下康有为的学术假面 / 100

梁启超，有史才而无史学 / 102

胡适，“西化危险分子” / 105

章学诚，支持的同时还要反对 / 108



## 第五章 / 历史需要细看

另一种形式的内阁 / 111

弹性皇权，理想照不进现实 / 115

为官先做读书郎 / 118

土地，从国有走向了私有 / 120

二十三岁服兵役的用心 /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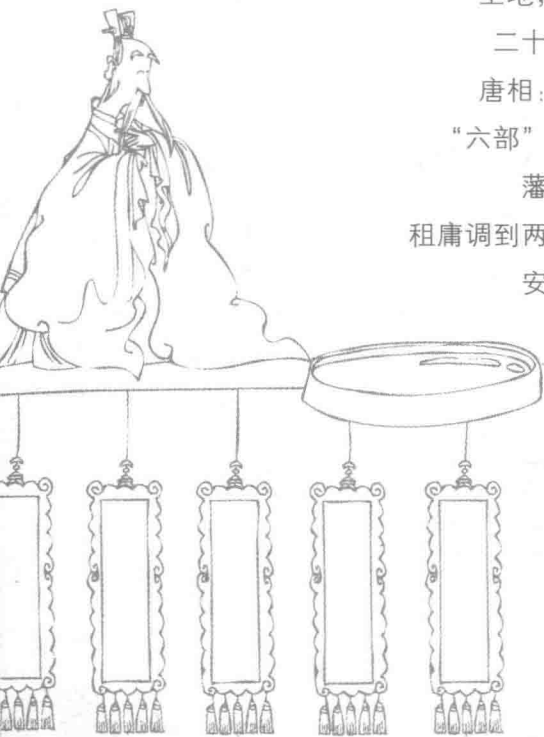
唐相：从领袖制到委员制 / 127

“六部”，政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 129

藩镇：大国的肿瘤 / 133

租庸调到两税法：经济从计划到自由 / 136

安史之乱坏在胡兵 / 138



- 极顶可怜的宋朝 / 141
- 宋臣：过分谦卑反不自重 / 145
- 谏官：政治上的一种技术 / 148
- 欲变学究为秀才，却转秀才为学究 / 150
- 皇权膨胀的副作用——太监 / 153
-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 156
- 官吏分途，吏制大坏 / 158
- 无奈的八股考试 / 161
-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击 / 164
- 部族政权的私心 / 167
- 秘密政治最可憎恶 / 170
- 为满人而划的禁区 / 172



## 第六章 / 老故事，新想法

假如中国独立富强了 / 175

天下大同：最宝贵的世界观 / 179

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 182

贤者的意见胜过多数人的意见 / 184

士：异于世界任何民族的流品 / 187

古人的时间观念写在路上 / 190

艺术是中国人的信仰 / 193

文人不著政治书 / 196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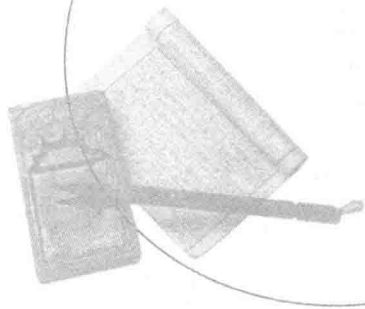
并不存在的“封建” / 202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 / 205

科考，大国的选举方式 / 208

## 参考文献





# 第 一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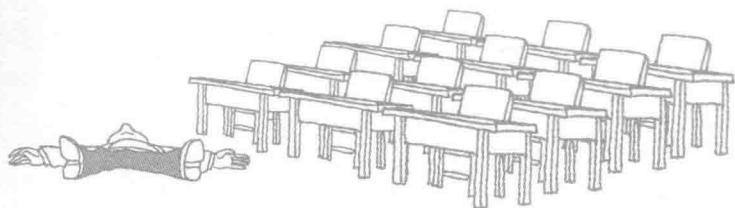
钱穆和历史

钱穆的一生，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最后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讲学。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越多磨难，便越是温柔。



## 大陆、香港、台湾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心



里不禁为他难受。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

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

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形单影只，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

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十七岁辍学后自学，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自此，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

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钱穆因《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在会上，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大不然。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了钱穆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sup>①</sup>

<sup>①</sup>本书的楷体部分为引用文字或者根据行文需要与正文在形式上作出区别的内容。后者用于对正文的补充性叙述。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随后，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只有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如今，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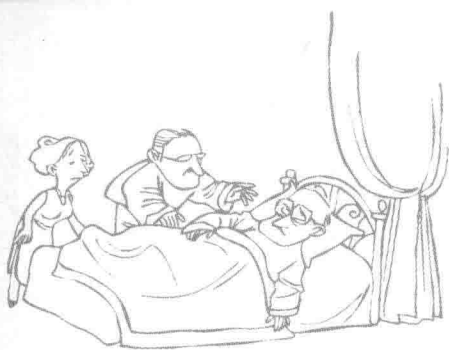
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自港抵台，从此定居台湾。

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书堂”附近，于是他就以“素书楼”命名台湾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台湾的钱穆专



注于讲学与著述，由于患病，他视力逐渐下降，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口述的一些观点，结集成《晚学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五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



子一女相见。次年他再到香港，与长女长侄相见，1949年之前的那段历史，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

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即使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最后被撒入苍茫的太湖。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终得偿所愿。

## 一生为招故国魂

钱穆的一生，从1895年到1990年，是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个百年。先是外族的入侵，继而内战，随后他旅居香港、台湾，直至去世才回到故乡。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素有“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之称的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

钱穆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四十一岁时，他撒手尘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钱穆才十二岁。他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人。



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思想激进，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才会有分分合合。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太具有震撼力，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的确，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从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

钱穆最早对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作品是《国史大纲》，写这本书的时候，钱穆四十五岁，走完了人生的一半旅程。这既是对他前半人生积累的一次总结，也是为他后半人生讲演所做的铺垫。他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钱穆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它独特的精神所在。钱穆所找到的中国历史的精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总结，他历数每一个朝代，力求将

